草场地邮件组（口述史：饥饿；口述人：邱家发；采访人：章梦奇）

口述人：邱家发（女，1940年出生，湖北省随州市殷店镇钓鱼台村村民）

采访人：章梦奇（女，1987年出生，草场地工作站驻站）

采访时间：2010年8月12日

采访地点：钓鱼台村，邱家发家中



采访笔记：

邱家发是我采访的第一家老人，那天我一同采访了他和她的老伴。我记得这位老人喜欢拿以前和现在作比较，他说现在的生活好，自己吃自己的，能安排自己的生活。我去的时候他跟我说之前有个卖油的找到他们家，拍了广告。我告诉他我这个采访和拍广告不同，我是来采访他们“三年饥饿”的历史故事的，他听了点点头，好像明白了我说的话。

我记得邱家发老人说话的时候中气很足，声音是从胸腔发出来的，很像是接受采访的样子。他反复说：那时候的事难得说。我理解这个话的意思是：那时候的事说不清，语言根本表达不了那种苦。后来他说了一句：真实的历史不容易掌握。

口述正文：

我们农村59年的情况

我今年啊，就是69了。也就是说在58、59年的时候我是学生，中学的学生。我在农村，可以说这个农村的情况啊，基本上我能掌握，基本上晓得。我特别说一个例子。我们在学校，中学的学生呐，老师一天是六两米，我们是一天二两米。我的班主任为了我们学生能吃饱就弄到（把自己粮食拿出来），跟着学生一路（一起）吃，组织我们学生去山里打橡籽，做橡籽馍馍吃，那简直啃都啃不动。那榔树皮我们就磨成面（粉），做成馍馍吃，就啃那个榔树馍馍，什么样的苦我们都吃过。还有那个桐树皮，那种青桐树皮。还有一些乱七八糟各种草，只是嚼着嘴里麻麻的、苦苦的，还有那黄荆叶、叫种花、槐树花我们都吃过。那时候老百姓都造孽得很。

我们在那个头渠（前面的水渠）修水库，全生产队都在那修水库。吃的食堂就是挑水中的渣草（水草），那里面都是粪便呐。那要是（碰上）王八官（坏官），搅了粪的粪棍子洗都不洗，用来捞渣草，每天挑一挑子（挑一担）渣草到我们食堂去煮。我们一天一个人啊只有二两米，就兑着渣草煮。就这样修水库的时候每天三顿都这么吃。那时候机械化都没得，修水库我们都搞（用）挑的，全部搞（用）挑。

我的老人家是饿死的，马大顺老人家是涨死的

我的爸爸就是在59年饿死的。我的爸爸当时被弄到卫生院去，叫“生活调养”。哪里是什么调养，卫生院就弄那么点稀饭。搞得没得门（没办法）了，我们全家人把自己的粮食省下，来服侍我的老人家，（给他）煮稀饭。就那样都没救住，时间长了，饿狠了。

我们三队的马大顺的老人家也是那时候死了的。那时候有一个姓孙的孙书记，在我们这儿的调工组，是镇上政府派来的，还有我们大队书记，他们晚上为了吃喝，就找来马大顺的老人家煮饭、炒菜，弄到（给）他们吃。（他们）吃了的，掉（剩）下的一点饭菜渣子，怕别人晓得了，就让马大顺的老人家吃了。他造孽啊，他简直喜得没门，吃得他……人家一般是饿死的，他是涨死了。肚子太吃大了，第二天早晨死了。到那个程度。

造孽的两头（种）原因

按说还是收得有粮食，为什么那么造孽哩？有个么事哩？由两头（种）原因组成的。一个原因是“浮夸风”，基层干部为了保官，为了提升，报产的时候总是往高了加，总是说我们这里增产几多，卖几多。除了那个时候有（交）皇粮，国家有这个任务，除了交任务（粮）之外还有议价粮，卖义粮。一般皇粮是少不了的，不管怎么样，要把高头的任务完成了。下面的干部就一下把义粮全弄到自家去，喝酒吃肉吃饭，上头就来检查也检查不出。

就是那些生产队的干部和家属，他们瞒产私分，他们都吃得饱，晚上就在家屋里煮饭吃。我们社员就喝稀米汤，吃那个渣草啊。

我们队上收的花生，堆在库里。你收上来了，干部一称，奖你工分，10斤一分或者是5斤一分。收了全堆在那儿，黑了照了（天黑了），（干部）就喊：好，你们都回去。他们就一袋子一袋子地背，往他个人家屋里背，就没得我们社员看的份。就到那个程度。那像我们加工米的时候，简直那个（抠门）得狠，煮个稀饭啊就是大发慈悲了。那时候挣工分，分油都是干部们享受，社员们没得一点关系，什么都搞不成。有势有钱就有饭吃，没得势又没得钱就没饭吃，活倒是有（够）你做的。我们都是干些苦活，像那有亲戚户的就有照顾，做些轻松的。冬天我们犁百亩田，我们八个人啊，一年四季抓着那个牛尾巴犁。他们搞么事哩？打杂活、瞧口食（看粮库），就是那样。

那个时候啊，社员都该（欠）款。（如果）不是一家10个人有9个是劳力的话，你就没得现金，哪跟现在比哦。那时候如果你家里搞副业，那就是小资本主义，就不准你搞。

不是我们社员老实，你根本就不能告

那个时候不是社员老实，完全是上头的小政策把人压得太紧了。像我们这样吃了苦、受了罪，我们心里都晓得，你反映根本反映不上去。要是往高头报告了，惹急了，那你在下面可是吃不了有兜的（吃不了兜着走）。他说你思想不好，扣你帽子，就管到那么个程度。并不是（像）人家认为的，我们那时候的人老实，现在遇到什么不公平的事人家就上告，那个时候你根本就惹急不了。像现在我们上头的一个水库，被镇上几家私人承包后水土流失，把我们的柴山全毁了，我们一急就把他们告发了。这在那时候，你敢告？根本就不敢，一告就遭到打击报复。那时候他们安排你的工，生活各方面都把你卡着，么事都是他们有权利。那时候全是吃工分，随便把你的扣了，没收你的房子，搞急了把你关起来，你根本就没得门。

    那时候的大队干部，不管到哪儿去，根本就看不到真正的贫下中农生活怎么样。他一去，队长们就把他迎到自己屋里，打牌啊，喝酒啊，根本就见不到群众的面。你说你下来搞私访，私访不成，还不到底下就把你拦住了。想请个记者来给你曝个光，根本就不可能的事，人家就不来。

（完）